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回到明朝

当王爷

3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回到明朝

当王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明朝当王爷 / 月关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978-7-80680-557-2

I. 回… II. 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629 号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 STORY 悦读时代

回到明朝当王爷

月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6 印张 31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80680-557-2

定价: 154 元(全 7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各有隐私	005
第二章	一后二妃	011
第三章	后宫拿贼	015
第四章	杀机已现	020
第五章	议建内厂	024
第六章	西方财神	028
第七章	洞房洞房	031
第八章	厂督出马	038
第九章	听涛剥蟹	046
第十章	江南税监	053
第十一章	明查暗访	065
第十二章	蓄势待发	075
第十三章	姑苏城外	084
第十四章	太湖泛舟	091
第十五章	踏浪而来	099
第十六章	钱塘大战	111



目录 Content

第十七章	箭已在弦	120
第十八章	观鱼之乐	130
第十九章	寡人有疾	135
第二十章	左右开弓	144
第二十一章	急中生智	154
第二十二章	打草惊蛇	164
第二十三章	佛堂白骨	171
第二十四章	邀宠献媚	179
第二十五章	长干之行	188
第二十六章	三吴佳丽	196
第二十七章	垆边人似月	205
第二十八章	妙不可言	211
第二十九章	红枫树下	220
第三十章	上中下策	227
第三十一章	逼上梁山	236
第三十二章	相思杀人	242
第三十三章	场外之战	248

第一章 各有隐私

明日就是皇帝纳娶一后二妃之期，杨家也是张灯结彩，内院是双跨院儿，右边院内两间新房中间隔着储放什物的小房子，左右便是玉堂春和雪里梅准备入住的新房，房中装扮得喜气洋洋。

两个小妮子的闺房不算大，但是很精巧，里外两间房，玉堂春的外堂悬挂的尽是字画，雪里梅房中却是琴瑟琵琶，置放整齐。二人的内室就简单多了，绣床盈盈满室绯红，妆台上边还插着一丛鲜花，一走进去淡淡幽香扑鼻，再有个千妙百媚的美人儿往房中一站，果真是温柔乡里能销魂。

两个人的绣床拾掇得齐齐整整，床榻上一尘不染，连她们自己都不舍得坐上一坐，自然不会让丫环们动手帮忙，这全是自己花了大半天功夫布置起来的。

作为天子使节，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杨凌歇了一天，就不能再泡病号了，今晚就得赶去皇宫筹备，好在他伤口创伤不深，痊愈得快，倒不影响行动。

杨凌在书房内又仔细记了一遍明日的流程，然后来到自己院中。两个小丫环正在厅中悬挂彩灯，一个站在椅子上，一个在下边扶着，见了老爷忙要施礼，杨凌见她们正忙着，忙摆手制止，径自走进了房去。

他悄悄走到门口儿正想开门，忽听房中韩幼娘说道：“姐姐，我可是越想越觉着不合适呢，相公同时纳两房妾进门儿，这样好么？”

杨凌心中一沉：“坏了，幼娘嘴上不说，心中果然不舒服，可是抛开自己也有点顺水推舟的可耻念头，就算皇帝赐给一对丑八怪，也是不能拒绝的啊！”

玉堂春、雪里梅两个人生得千娇百媚，见者生怜，朝夕相对的，要说没有丝毫感情岂有可能。如果韩幼娘明白表示不悦，杨凌是真的不会得垄望蜀，因为这个惹她不开心。

但他敢为了幼娘的生死抗拒圣旨，却没有勇气为了这么件事得罪皇帝，听见爱妻的

声音，杨凌心中不安，竟然不敢举步了。

只听房中高文心轻轻笑道：“妹妹到底担心些什么呢？都听你吞吞吐吐地说了半天了，姐姐还是不明白呢。”

韩幼娘期期艾艾地道：“哎呀，姐姐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是说……我是说相公一晚要入两次洞房，我怕他……怕他……怕他吃不消呢……”

高文心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房中传来一阵打闹声，然后只听高文心格格笑着喘息道：“原来……原来妹子是心疼相公了，嘻嘻、哈哈、呵呵。”

房中听不到幼娘说话，杨凌却能想象出她嘟着小嘴儿的娇俏模样，心头不禁一热，只听高文心讨饶地道：“好好好，我赔罪，我赔罪，我的诰命夫人，不要担心了，咱们姐俩儿就关起门来说点私房话。”

虽说是位医生，毕竟自己也是没出阁的大姑娘，高文心说起这些话题脸上也热辣辣的，她忸怩地道：“妹妹，纵欲伤身只是那些老夫子们劝诫别人不要沉溺女色搬弄出来的话，从医道上可没什么道理。只要不是借助些虎狼之药过度伤害身体，就算，就算每天行一次房事也不碍的，如果平时再注意保养，这事儿反而于身心有宜呢。”

韩幼娘奇道：“不会吧？不是听说一滴精十滴血，人体之精，旦旦而伐，会枯竭伤身么？我只是看过乡间一些普通医书，姐姐不要笑我。”

高文心道：“精气化血，毫无依据，那都是无稽之谈。嗯……这么说吧，你现在不是每天早上习武么？行房事还没你练武消耗的体力多呢，哪有那么多玄虚？”

杨凌听得暗暗惊奇，这高文心的医术果然高明，现代医学用仪器化验才知道所谓精血不过是无稽之谈，纯属古人的臆测，想不到她虽然未必知道那么清楚，竟也说得八九不离十。

韩幼娘吁了口气道：“那我就放心了，相公以前身体虚弱，卧床经年，差点儿就……我总担心他的身体，姐姐医道通神，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唉，明儿个就要办喜事了，相公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我不争气，但愿两个妹妹能早日给杨家生下后代。”

高文心听了神色一动，说道：“妹妹，老爷如果想要子嗣，恐怕……恐怕有些难了。”

韩幼娘和房外的杨凌听得都是一惊，韩幼娘已紧张地抓住高文心的手道：“姐姐何出此言？”

高文心道：“妹妹别太担心，你听我说，我观老爷气色，原本就有几分怀疑，近日翻阅了些古籍，昨日又替老爷号过脉，只觉老爷内里虚损严重，原来还不知就里，现在才知道原来老爷曾经缠绵病榻，这就难怪了。”

“身体的强健和内损虚耗是两码事，你别看老爷现在身体很好，这是不同的，要治好他，须内以药膳调理，外以针石辅助。”

“啊！”韩幼娘又惊又喜，连忙问道：“姐姐，那要如何医治？”

事关己身，杨凌也是心跳加速，他倒没有无后为大、延续香火的念头，但是却极想和心爱的幼娘诞生一个爱的结晶，让她有个生存的目标和勇气。

原本以为是因为幼娘年纪尚幼，想不到却是自己身有隐疾，估计是久病在床，肾亏精虚一类的毛病。一时心软救了高小姐，这还真是好心有好报，否则两年后一命归西，连个子嗣也没留下，幼娘就算有勇气活下去，也一定内疚一生了。

他听见二人窃窃私语，开始讲起一些医治之法，便悄悄退到门口，候了片刻大声对外边的女婢道：“嗯，好了，灯笼不用挂那么多，窗棂上再贴上喜字就行了。”

幼娘在房中听到杨凌声音，忙打开了房门，见杨凌穿得齐整，不禁问道：“相公，你要出去么？”

杨凌瞧高文心躲在房内并未出来，便对幼娘笑道：“是，明天一早要去夏大人府上，今夜还有许多事忙，我得现在就赶去宫中，你今晚也早些歇了吧，明儿早早的你还要赶去皇宫为皇后扶鸾驾呢。”

韩幼娘一直以为自己难以生孕，心中常自忐忑不安，如今虽然松了口气，可是知道是相公的问题，更怕他知道了自惭难过，所以也没敢把高文心说的话告诉他。她将杨凌送出门去，眼见相公的马走远了，又急急折回院去，赶紧向高文心讨教医术去了。

杨凌赶到宫中，只见皇宫内外布置得也是富丽堂皇。金壁辉煌的紫禁城，那种大气排场自然远非杨凌家中可比，只是或许是因为殿阁宏大，威风气概比操办喜事的气氛更强了几分。

杨凌不知现在正德皇上在哪儿，他先赶到正德常住的乾清宫东暖阁，意外地发现正德正端坐在龙椅上，谷大用、马永成随侍在身后，案前跪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官员，手里捧了一大堆折子，杨凌忙上前向正德皇帝见礼。

正德见了他，神气儿有点古怪，他坐在那儿扭动了一下身子，笑笑道：“你来得正好，一会陪朕去御花园。王御使，你有话快说，朕还有要事呢。”

那位王御使听见杨凌自报姓名，先是怔了一怔，这才硬着头皮道：“是，皇上，御使台七十四位御使弹劾杨……杨凌在宫中遍置宫灯、布设焰火，奢华无度，又恐引起宫闹走水。”

杨凌听了瞟了那位御使一眼，心中暗笑：“向主谋告从犯，这位御使大人怕是要撞上铁板了。”

果然，正德使劲在椅子上扭了扭屁股，满脸不耐烦地道：“民间成亲还要图个喜庆，朕大婚放放焰火怎么了？不是让水龙局也进驻皇宫了么？不碍事，这是朕准了的。你还有什么事，快点说！”

那位监察御使连忙道：“是是是，另外有十四位御使弹劾杨凌公报私仇、设计陷杀人犯王景隆，请皇上下旨详查。二十一位御使弹劾南京礼部尚书王琼纵容家奴劫放钦犯，请皇上下旨详查。一百零三位御使弹劾内阁三位大学士、吏、礼、工、户四部和几位朝中大臣齐至五城兵马司干预问案，请皇上下旨详查。六科给事中弹劾泰陵督造钦差戴义、杨凌等人滥用私刑、虐待囚犯，致使犯人越狱，请皇上下旨详查……”

杨凌听到督察院弹劾内阁，心中就已惊奇不已，混了这么久，他早明白所谓的言官们，

他们在朝为官职微俸低，焉能超然物外自成一统？根本就是内阁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如今三公六部没有朋党派系，彼此形同一体，他们的急先锋会弹劾自己的文官领袖？

杨凌正觉意外，听到后边这些御使言官左一板子、右一棒子，已恍然悟出这是在打迷踪拳，以进为退为内阁和王琼保驾。

正德皇帝听了果然厌恶地皱起眉头道：“详查、详查、详查……准他们风闻奏事，还真的捕风捉影起来了，这案子李大学士已经呈给朕，案由清楚，案犯都已处理了，哪有这么多麻烦？什么三公六部齐至兵部，他们一窝蜂儿地今儿保这个、明儿救那个，比水龙局的人还忙，朕要是连这么点事都处理，那内阁就留不下人了。不是主犯都已经死了吗？那就一了百了，这件事就此告结，不必再提了，你退下吧！”

那位监察御使唯唯诺诺，低头躬身退了出去，一出殿门，嘴角便浮起一丝掩饰不住的微笑。正德待他离开，才长吁了口气，站起身来对杨凌摇头道：“养着这帮闲人，整天就知道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真被他们烦死了！”

“走，咱们去御花园瞧瞧去，刘瑾给朕出了个好主意，明晚放焰火时再着力士将团绸丝丝弹上高空，飘飘扬扬地飞下来那才好玩，朕叫人准备了许多彩绸呢，你瞧瞧去。”

杨凌一听吓了一跳，满天焰火时再弹上空中千百条丝绸，那可真是想不着火都难了，就算没有引燃宫殿，到时文武百官弹劾，这罪自己也要担上几成，况且将珍贵的丝绸撕成条状只为用来嬉玩，就算是帝王家也不能这么奢侈啊。

杨凌忙道：“皇上，此事万万不可，万千丝缕腾空，与焰火碰撞，实在太危险了，不如……不如着人准备些金银箔纸，剪成碎片团射入空，满天金银闪闪，焰火之下如同繁星，既安全又好看，可比丝绸那种东西好看多了。”

正德听了喜道：“不错，这主意好，马永成，快去告诉他们不要准备丝绸了，改用金银箔纸。”马永成掌管内库，正心疼刘瑾这馊主意又要花销一大笔银子呢，一听杨凌这主意花不了几个钱，不禁大喜，连忙应了一声匆匆跑掉了。

杨凌今日进宫来见了正德，其实心中也有点好奇，不知道这个历史上的风流天子初识云雨滋味，而且两日之间连御八女，会有一种什么转变。可是现在见了他，好似和往常也没什么区别，还是只对游玩津津乐道，不禁有点奇怪。

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今天正德走路有些怪异，步子迈得小，两条腿夹得紧紧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有点象女人，杨凌瞧着好笑，忍不住问道：“皇上大婚在即，身子可有什么不适吗？”

正德听得脸上一红，脸色有点不自然地道：“哪有……哪有什么不适？朕不是好好的吗？”他嘴上虽这么说着，脚步却迟疑了下来，忧心忡忡满怀心思的模样。

过了半晌他忽然对谷大用道：“大用，朕和杨侍读有话要谈，你先去御花园候着朕。”

待谷大用走远了，正德停下脚步左右瞧瞧，吞吞吐吐地对杨凌道：“杨侍读，朕对你信任有加，如今有件事问你，你听着就是了，可不许对任何人谈起。”

杨凌见他神色郑重，连忙道：“是，臣遵旨，皇上说的话，臣绝不对任何人谈起，不知皇

上要说什么事？”

正德干咳两声，尴尬地道：“朕……朕明日就大婚啦，这个……这个……这两日朕也知道了夫妻之礼、人伦大事，呃……这男女之事当然比不得马戏杂耍有趣，当然……当然也有些奇妙，只是……”

他说到这儿，忽地两只眼睛一瞪，红着脸又道：“朕跟你说的话，都是朕的肺腑之言，朕只对你一人谈起，你可万万不许说与人听，否则……否则朕绝不饶你！”

杨凌莫名其妙，又赌咒发誓地说了半天，正德才红着脸忸怩地小声道：“前日晚上敬事房进御四名宫女，朕……朕一开始真的是畅美难言，可是后来……后来实在乏味得很，到了第三个女子朕就觉得无趣极了，只想快些结束，又怕被人笑话，唉！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杨侍读，你是成过亲的人，朕来问你，是不是朕……朕年纪尚幼，所以才这般无能？”

杨凌差点儿咬了舌头，吃吃地道：“皇上，进御四女，只是因为她们也……也不甚懂男女之事，可以对皇上有个照应，并没规定皇上一晚全都要临幸个遍呀，就算……就算是个虎躯壮汉，歇也不歇连御四女也吃不消呀，难道……难道敬事房没有按时唤出她们？”

一晚进奉四个美女，杨凌也奇怪是不是敬事房要把皇上榨成人干呢？所以问过礼部鸿胪官，知道只是使四女服侍皇帝，毕竟皇帝喜欢哪个美女，臣子们挑选出来的未必合他心意，四个美女姿色风情各有特点，皇上相中一个，其他的负责在一旁服侍便是。

如今听说小皇帝少不更事，估计也是被那些春情勃发的美少女给忽悠了一通，居然咬着牙雨露均沾，一宿开苞四个，感情两晚八个美女全都享用了，这份体力精神，还真够牛的。

正德听得瞪大了眼睛道：“既然不是，送进宫来干什么？敬事房如今是魏彬掌着，他只在外边候着，根本未曾唤朕呀。便是昨晚……昨晚朕实在痛苦不堪，只得高声唤他，他才冲进来裹了四个女子抬走，这个可恶的杀才！”

杨凌听得哭笑不得，这个不学无术的魏彬向正德讨了敬事房总管这桩美差，想必见小皇帝在房内不吭声儿，还以为他留恋女色，为了讨好皇帝才没有按时将宫女呼出。

小皇帝虽小，但是男人的自尊心可不小，那几个俏丽的女官若是只长了一副好模样，也不会弄到这份优差了，个个嘴儿甜得跟粘了蜜似的，只消花言巧语吹捧迎合几句，不知就里的正德小皇帝为了男人的面子还能不鞠躬尽瘁竭尽全力？

正德懊恼地道：“朕哪知其中原由，还怕被人取笑了去，昨夜……昨夜只幸了三个女子，朕早上起来都觉得没脸见人，这个该死的魏彬！”

他顿了一顿，才讪讪地道：“朕那里……那里现在有些红肿的、痒痒的，走路都想蹭一蹭才舒服些，朕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唤太医诊治，这……这不会有事吧？”

现在的正德，哪里像个皇帝？根本就是一个初谙性事的小青年，忐忑不安地在向过来人讨教的模样。这八位挑选出的女官，里里外外不知被检查了多少遍，决不可能有什么隐疾，杨凌一听就猜到正德初经人事就交合频繁，所以摩擦过度、包皮水肿了。

可怜，四个美妙处子玉体横陈、予取予求，多少人做梦也梦不到的美事，居然成了正德皇帝惨不忍睹的梦魇，杨凌虽觉这事实实在暴笑，可是哪敢露出一丝笑意，恼羞成怒的正德皇帝见了不抓狂才怪。

他摸了摸鼻子，支吾地道：“呃……皇上宽心，区区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如果皇上不想唤太医，那就……那就弄点盐水清洗一下，歇上两日便好。”

正德听了松了口气，喜道：“朕都担心一天了，快快，咱们马上回东暖阁，现在朕走路都不得劲儿，哎！谢太傅说的对，红颜祸水啊！”

杨凌被正德拉回东暖阁，打发个小太监去御膳房要了点盐巴，又用金盆盛了盆清水来，随即几个莫名其妙的小太监就被赶出殿去，任谁也不准踏进一步。

杨凌将盐巴倒进温水搅拌了半天，还没等盐巴完全化开，正德皇帝就撸起袖子，迫不及待地端起盆来跑进暖阁里去了。

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帝王家那层神圣、神秘的面纱一旦戳穿了其实与寻常百姓家又有何异？还不一样是活生生的人么？

“砰”地一声，殿门关上了。神机营参将、侍卫亲军统领、西厂厂督杨大将军站在殿门外，四顾无人、威风八面。他站了会儿，忽地哑然失笑：明晚正德就要大婚了，这两日饱受摧残的他，不知洞房花烛夜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第二章 一后二妃

一大早儿，勋臣功卿、王侯将相就汇集皇宫。各主要宫殿备足了鞭炮、红色烫金双喜字儿大蜡烛，御路上都铺了红毡子。

中和韶乐设在太和殿前，丹陛大乐设在太和门内。法驾卤簿陈设在太和殿丹陛及庭院内。迎亲仪仗陈设在午门之外，其中有一顶皇后礼舆，两项皇妃礼舆，三顶礼舆只有中间皇后那顶外罩杏黄缎子帷幔，上面用金线绣着凤凰。

“女乐”分设在乾清宫后面和交泰殿前面。够资格的王公大臣们喜气洋洋地站在太和殿丹陛上和太和殿庭院中，礼部鸿胪官和杨凌作为正副天使，站在百官最前面，杨凌瞧见右侧全是外官女眷，人人身着诰命礼袍，偷偷瞧了几眼，视线所及却没发现幼娘。

稍顷，正德皇帝驾临太和殿，文武百官、勋卿诰命顿时山呼海啸一般齐刷刷拜倒，向皇上“三跪九叩”恭贺大喜。瞧今儿正德的气色也很好，笑吟吟地登上龙椅，唤起文武百官，新任礼部尚书王华，手捧金册、金宝，走到大殿正中朗声宣读皇帝册命皇后、皇妃的册文、宝文，礼部鸿胪官和杨凌接了节、册、宝，便直趋午门去迎接皇后去了。

正德皇帝今日仍觉下体稍有不适，不过却没有瘙痒感觉了，听了杨凌的话，又去了男孩心事，所以坐在殿上瞧见今日宫中这般热闹，心中也十分兴奋。

正德浑然没有今日他才是新郎官的觉悟，坐在上边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满面喜色的老王岳看看时辰差不多了，忙颤巍巍地走到正德面前，躬身说道：“皇上，时辰到了，请皇上起驾赴乾清宫等候皇后娘娘晋见。”

正德“喔”了一声，笑嘻嘻地站起身来，正要返回乾清宫，忽地一眼瞧见那群诰命夫人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站在丹陛上看得清楚，不禁欢喜地指着人群叫道：“幼……杨夫人，快唤杨夫人上前来见朕。”

那群命妇都是一二品的诰命夫人，满头珠翠、大袍霞帔，但那霞帔品秩越高，颜色越

素，韩幼娘和另一位三品诰命夫人站在最后面，年纪最轻，衣着又最鲜艳，所以站在上边真是一目了然。

皇帝忽然驻足指着官眷大呼小叫，顿时惊动了正在互相嘘寒问暖的文武百官，众人诧异也瞧向那群女眷，只见一位身着三品诰命服装的俏丽女子疾步上前，拜于阶下，说道：“臣妾杨韩氏参见皇上。”

朝中这么年轻的三品诰命屈指可数，又是姓杨的，顿时有几位大人已猜出她的身份，不管这些文官对杨凌看法如何，但是对这位敢于法场救夫的女子，倒是大多心存好感。

正德呵呵笑道：“起来起来，朕亲口赐下的婚事，若不是见了你，倒险些忘了。王岳，马上着司礼监颁旨威武伯府，钦赐玉……呃……名字嘛，一会儿你问问杨夫人便是，钦赐此二女为杨凌妾室。今天朕大婚，朕也借你点儿喜气，二女俱晋封七品诰命。”

爵禄的颁赏可因功，亦可因圣眷，旁边纵有人不服也没法说什么，倒是王岳瞧见一些大臣面有不豫之色，悄声道：“皇上，两个妾室也封诰命，似乎……”

正德不耐烦地道：“这不是才封了个七品嘛？杨凌马上就要担任内辑事厂厂督，你说他的如夫人封不封得七品诰命？”

正德说完一甩袖子昂然去了，王岳愣在那儿目瞪口呆：什么？内辑事厂？西厂这才重开几天呐，怎么又要再开个内厂？”一时王岳也慌儿，顾不得再追究妾封诰命的事，他赶紧招过一个小黄门，去向杨韩氏询问两个妾氏姓名，自己追着正德去了。

二人方才的低言，下边官员大多没有听清，只听到皇帝钦赐妾室，还赏了诰命封号，心中不禁又妒又羨。瞧瞧人家这圣眷，自己哪儿能比呀，真是奸佞之臣！

一众诰命夫人瞧见皇帝走了，却大大松了口气，杨家就是来只猫儿狗儿都封了官也不关她们的事，家里老头子本来就宠着那帮小狐狸精，要是皇上今天一高兴，来个俱有封赏，有了诰命身份，自己以后岂不是更治不了她们了。

杨凌和鸿胪官将金册、金宝放到“龙亭”里，骑着系着红绦红花的高头大马，率领仪仗、鼓乐、迎亲官员、太监、宫女、侍卫，出了午门会同皇后仪仗，抬上大批的礼品，一行人马花花绿绿的绵延数里，天子家事果然气派非凡。

京师百姓早将沿途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数百名百姓和小孩子一路追随，大队仪仗方到夏大人府前，夏儒便满面红光地率领一门老少迎了出来，鸿胪官下马高声宣了圣诏，然后笑吟吟扶起当今国丈，府门前顿时鞭炮轰鸣，鼓乐喧天。

大汉将军抬着皇后凤辇，将礼舆、龙亭抬入了前院，再由太监、宫女抬到后院“绣楼”前，钦天监监正莫道维一溜儿小跑地跟着，指手划脚地叫太监将轿子按吉利方位摆好。

自有太监首领率着宫女捧着皇后礼服、凤冠霞帔进去侍候皇后更衣。夏儒眼见女儿鱼跃龙门，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笑得一张老脸就像绽开的菊花，拉着鸿胪官和杨凌的手没口子地道谢。

不一会儿，皇后娘娘穿好凤冠霞帔，在四名宫女的陪同下步履姗姗走出绣楼，跪受金册、金宝。皇后头戴凤冠，是不用大红披头的，陪同前来的官员们都踮起脚尖想看看这位

皇后娘娘的模样。

只见这位皇后十五六岁年纪，五官倒是端正秀丽，凤冠珠帘遮掩掩的更增几分韵味。只是她皮肤虽白腻如玉，脸蛋上却有两块明显的颊红，显得十分可笑。珠冠下垂着两绺鬓发，那双眼睛睫毛儿翘翘的，乍一瞧就像个没有活气儿的假人儿。

杨凌瞧了大失所望，这个女孩儿怎么看怎么挑也挑不出毛病，可是却缺少那种吸引人的个性，尤其是那种文文静静的气质，正德皇上会喜欢么？

他可不知这位皇后娘娘的打扮可不知请教过多少高人，昨儿晚上这澡更是洗了足足一夜，烧火的丫头都快把腰累折了。

皇后娘娘那胴体上，先用绿豆粉、香粉和成面搓，再用蜂蜜、花瓣捣成浆糊洗，最后涂了一层羊脂和素馨香，脸上又扑香粉，画眼线，涂眼影，描青眉，抹红唇，就算是韩幼娘那小妮子被这么一通装扮，看起来也一定像个瓷娃娃，他能不能认出来都不好说。

杨凌不敢多看，待鸿胪官宣过圣旨，忙递过金册玉宝，恭迎皇后升舆启驾，大队人马出了夏府回到皇宫午门，经太和门直到乾清门，由六位诰命夫人迎上来接迎皇后鸾驾。杨凌此时才看到幼娘，只见幼娘穿着金丝孔雀的大红诰命服装，丽质盈盈、娇俏已极，看得杨凌眼前一亮。

韩幼娘瞧见相公欣赏的眼神儿，心里美滋滋的。她可不想丢了相公脸面，这次进宫的装扮可是高文心、玉儿、雪儿精心帮她打扮的，她抿着嘴儿一笑，正想再向相公递个眼神，忽瞧见那些诰命老婆婆都目不斜视、满脸严肃，不禁偷偷吐了吐舌头，忙有样学样地昂起小胸脯儿，迈一步摇三样，随着凤辇摇向坤宁宫，看得杨凌为之失笑。

真正的大典这才开始，杨凌和礼部、内务府一众官员跟在皇上屁股后面，去坤宁宫拜堂成亲；去太庙祭拜列祖列宗；去太皇太后、皇太后寝宫谒见两位长辈；再去午门接进两位皇妃，四更天开始忙碌，忙到日上三竿累得腰酸背疼。

正德也快累疯了，刚办喜事时的高兴劲儿一扫而空，瞧着三个瓷娃娃似的毫无生气的老婆，正德更是全无兴致。好不容易捱到皇后率两位皇妃在乾清宫行了拜见夫君之礼，正德迫不及待地宣布大婚礼成，着后妃再去后宫见过皇室宗亲，自己赶紧逃到太和殿来，赐宴款待文武百官和来贺的勋臣功卿。

杨凌饿得两眼发花，可是百官入座，他这位司仪官还得立在殿角忙前忙后，指挥就座、上菜，杨凌实在忍不住了，忙碌中跑到一张桌前，抓起一张压着花纹不知有何寓意的喜饼，卷上几块肉片，站回殿角偷偷吃起东西来。

杨凌一边垫着肚子，一边四下打量，忽地瞧见大殿另一角单独置有一桌酒筵，桌前坐着那位年轻的张天师，侧翼只有那个漂亮小道童陪坐，那小道童坐在侧翼恰对着自己方向，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偷吃东西。

杨凌腮帮子一动一动的，那模样着实有点尴尬，他不禁有点发窘地瞪了那小道童一眼。那小道童却不畏惧，一双秀气的眉毛一挑，挑衅地回瞪他一眼，然后挟起一箸菜来得意洋洋地送进小嘴。

杨凌瞧他一副小孩模样，不禁为之失笑，他扭过了头不再理那小道童，趁人不备又赶紧咬了口肉饼。

张符宝无意间瞧见他站在对面，虽说受了兄长斥责，她不敢再胡乱卖弄道术以免惹祸上身，可是对这个面相古怪，似乎有夺舍嫌疑的将军十分感兴趣，此时见了他笑意，张符宝还道他是不屑理会自己，不禁气鼓鼓地又瞪了他一眼。

这时成国公已笑呵呵地走过来，唤起外孙去给皇上敬酒，张符宝也站起身来，跟在哥哥身后一起走向御前。成国公正和正德说着话儿，一个翠衫宫女急匆匆地走上殿来，跑到御案前边跪了下来。

大殿中有皇上在，虽说文武百官济济一堂，这酒吃得却十分清静，忽然跑进一个官女儿来直趋御前，殿下顿时静了一静，不少人瞧向皇帝那边。

只见那宫女说了几句什么，正德皇帝眉头皱了一皱，撂下筷子向杨凌招了招手，杨凌不知何事连忙走了过去。他到了跟前，正德却不急着跟他说话，仍然转过头笑嘻嘻地和张天师说着话，听内容又是仙又是佛的，杨凌只好候在一边。

张符宝见他站在自己旁边，不禁翻了翻眼睛，悄声道：“堂堂大将军偷吃东西，真不知羞。”

他的声音脆脆的，但这年纪嗓音稚嫩实属正常，还有些分不出男女音，杨凌也未往心里去，他微微一笑道：“本官是凡夫俗子，可比不得小神仙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

张符宝听得脸儿一红，她这小神仙岂只食人间烟火，那是肉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可恶的家伙不是在讽刺自己么？她嘴角一歪，反唇相讥道：“大将军当得好可怜，还不如我这个小道童逍遥自在，小心被皇帝看见你偷吃东西，打你板子。”

杨凌哼了一声道：“小家伙，你去对皇上胡言乱语试试，看看皇帝是信我还是信你，十有八九挨板子的是你。”

张符宝秀眉一拧，懊恼地道：“你才比我大几岁呀？不许叫我小家伙。”

杨凌见成国公和皇上说完了话，正要拉着张天师离开，这小道童儿说话又很有趣，不禁起了捉弄之心，他匆匆笑道：“你跟着张天师走天下，总该也有些道行吧？我现在要送你件礼物，你猜猜是什么？”

张符宝愕然道：“什……什么？你要送我礼物？”

杨凌一伸手指道：“给你，拿着。”

有他大袖挡着，别人看起来不过是袍袖扬了一下，也看不到递出东西，张符宝满心好奇，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与他大袖下的手指一碰，便觉被塞进一个软软的东西。杨凌已微笑着跨前一步，迎上正德皇上，躬身道：“不知皇上有何吩咐？”

正德无奈地道：“朕也不知道皇妹又在闹什么，听说是要帮宁清公主拿贼，说你上次办差稳重，向朕要你，唉……皇妹的性子朕也受不了，就委屈你去跑一趟吧。”

杨凌听到拿贼，忽地想起自己给永福永淳出过的主意，不禁心中暗道：“难道她们选在今日发动了？这两个丫头片子还真会挑时候，皇上大婚，她们添什么乱啊？”

第三章 后宫拿贼

杨凌不敢怠慢，连忙应道：“是，臣马上便去。”说着施了一礼，匆匆走出殿去。马永成站在正德皇帝身后，两只眼睛滴溜乱转，瞧他离开显得神色甚是着急。

眼见杨凌已消失在宫门外，马永成实在忍不住了，急忙对正德道：“皇上，奴才掌着内务府采办，要是内宫中有奴婢鼠窃行盗，那物什儿奴才一眼就认得，不如奴才也去瞧瞧吧。”

正德“嗯”了一声，也未太往心里去，只挥了挥手，马永成忙匆匆跟了出去。谷大用站在正德身后，瞧见他惊慌模样嘴角不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内务府采办总管这桩肥得流油的差使，谁不垂涎三尺？当初谷大用对这位子也眼红得很，只是马永成原本就在内务府任采办的差事，才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了。

自从他掌了这差使以后，和西厂厂公苗逵走得很近，一攀上这高枝对谷大用几人也不太放在眼里了，谷大用嘴上不说，心中早存了芥蒂，情知今日这事与他有关，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张符宝不知道杨凌送给她什么东西，捏了捏手感有点古怪，她匆匆回到座位，心痒难搔地举起一看，袖子落下，手中居然是一张卷了肉片的大饼，上边还牙印宛然，张符宝不禁哭笑不得。

张天师见了蹙起眉头，摆出兄长模样老气横秋地道：“多大了你？饿死鬼投胎呀？一个大姑娘家去见皇上还舍不得把饼放下，龙虎山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我……”张符宝气得腮帮子鼓鼓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杨凌随着那宫女儿一出了宫门，就见永福公主带着个小侍女正俏立在廊柱下，瞧见杨凌出来，不禁喜出望外地迎上前来。刚刚走出几步，她想起自己的身份，出于矜持，只好又停了下来，可是眉宇间的焦急之色却丝毫不减。

今天皇上大婚，永福公主也换了身彩绣宫装，大袖红袍绣着艳丽的牡丹花，裙带飘飘

带着几分雍容华贵，整个人也像花中牡丹一般国色天香。杨凌赶忙上前见礼道：“微臣见过长公主殿下，可是后宫……后宫……”

永福公主摆了摆手，对随过来的两个侍女道：“前头走着，杨将军，咱们边走边说。”

一和两个宫女拉开了距离，永福公主立即满面惶急地道：“杨将军，本公主没人可以商量，只好藉故把你叫来，现在这件丑事后宫皇族至亲都已知道了，你说怎么办才好？”

杨凌愕然道：“出了什么丑……大事？”

杨凌心道：“她有什么丑事了？这么端庄秀丽的小姑娘，总不会偷人吧？”杨凌打量了永福公主稚纯的脸庞一眼，马上打消了这种龌龊念头。

永福公主顿足道：“皇嫂带了两位皇妃拜访后宫，诸位出嫁的公主也去慈宁宫道贺，宁清皇姑将先皇赏给她的一双‘蟠龙翠玉’手镯转赠给了皇后娘娘。”

杨凌呆呆地插嘴道：“怎么？是不是先皇赐的东西不可以转赠？”

永福公主翻了翻眼睛，气道：“若是不能转赠，皇姑怎敢逾矩？而是……而是那双蟠龙手镯是假的，奉安公主甚识珠宝，竟辨出了真假，她与宁清姑姑一向不合，于是当众说了出来，害得宁清姑姑寻死觅活，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

杨凌讪讪地道：“宁清公主既不舍得送人，便不该用假货骗人啊，如今既被人识破，左右是丢了脸面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永福公主顿了顿足，说道：“姑姑丢了脸面，哪还有脸活下去？太皇太后也不会轻饶了她，那玉镯并非她有意欺骗皇后，实在是因为真货被皇妹秀亭给掉了包啊。”

要不是永福心急之下说顺了嘴，杨凌恐怕一辈子也不知道永淳公主的芳名，这时听说那小妮子居然偷换宁清公主的珠宝，不禁吃惊地道：“掉包？啊！可是因为我当初说的……”

永福公主瞟了他一眼道：“是呀，姑姑府上女官太肆无忌惮了，可是合府上下尽被她收买，全帮她诳骗太皇太后。皇妹想……既然要栽赃给她，寻个由头把她赶走，便……便偷偷换了皇姑的宝镯，谁会想到皇姑会把宝镯赠送皇后啊。”

杨凌听了也是又气又急，说道：“永淳公主怎么……怎么这般胡闹？随意塞些值钱的物件儿也就是了，怎么价值连城的宝物也偷出来当贼赃啊。”

永福公主幽怨地道：“哪有那么容易，我们这些女子说是天皇贵胄，有时还不如一个家奴呢，那个女官侍奉太皇太后近三十年，比宁清姑姑还要得宠。”

就是这先皇赐的宝贝说是她偷了去，也不过打顿鞭子贬入浣衣局当差，你说寻常的东西整治得了她么？姑姑不知真相，哭得要死要活，认定是府上有人偷了她的宝物，叫太皇太后彻查公主府，还她清白呢。”

杨凌思索一番道：“既然如此，与其等着太皇太后发作，不如先发制人，本来不就是要整治那个刁奴么，虽说计划有些出入，好今也只好顺水推舟了。”

永福公主讪讪地道：“可是……可是那宝镯我们还没有机会放到女管家房中啊，就算去查也查不出什么来。”